



嚴有溪老夫婦合計一百五十歲，每日以搬運車代步，往來六欄坑和頂山腳，老當益壯，自求多福。(攝影/李潼)

巡視莊頭莊尾是健康指標
一九二四年生的雁門堂童石松先生，現年七十八歲。他每天騎駛「馬力十

些人不計回報，默默燃燒自己，為自己的土地貢獻一己之力。

景山社區守望相助隊，即為一自發的組織，由五十多名社區壯丁所自願組成，為維護社區治安、保障夜行婦女安全而努力，有鑑於近年來國內治安敗壞，景山社區里民遂不分彼此，起而捍衛自己的家園，他們不論颯風、下雨，夜夜不辭辛勞定點站崗，定時巡邏，六年來如一日，團結的精神令人敬佩。為肯定這一股

耆老們的天天茶話會

墩仔腳或豐原的大型布店，用火車載布來，約好車班，楊家子弟就到過景山溪鐵橋的漫長隧道外，鐵路陡坡旁等候，等布店送貨員「空投丟包」，將一足足新布在半空交貨：

文/李潼

每次，來到苗栗三義鯉魚潭村落腳宿夜，身心總是寬展舒泰，行止也自然從容起來。

是這村莊的人文風貌素質悠閒，是這鄉野的山水景觀開闊且秀緻；最疲累的旅人有緣來到鯉魚潭村落腳，僅僅漫步在沒有紅

未入禾程家門，即便只讓那些熟識與新識的鄰里鄉人親切招呼、緊繃的肩頸也要鬆軟，急促的脈搏於是也平順有致了。

儘管有人號稱將台灣的三〇九個鄉鎮走透透，但說到村莊，可沒人敢再那樣標榜、敢如此張揚他「走透透、看出去」。

台灣的鄉野村莊以千計，散佈山間水湄，位處市外偏郊，它們的往來交通大致方便，一般民眾卻難得親臨參訪，即便路過，也少人落腳盤桓。三義鯉魚潭村座落山間水湄，聚有村莊以來，立家不過百戶，全村人口最旺盛時期也不過八百人，向來也是個「不知名」的村莊，少有旅人專程來參訪，少有遊人順道來落腳的小村莊，就像多數的台灣村莊那般。

難能可貴的社區情感，並鼓舞地方團隊士氣，鯉魚潭工程處亦主動協助守望相助隊崗哨站購置多項防衛設備，包括木棒、通話對講機、手電筒、照明設備等等。而守望相助隊這些年來努力，促使地方的治安改善不少，這一支陣容堅強的隊伍早已成為景山社區村民心中最大的資產與驕傲。

景山、坪林兩里為離工區最近的二個社區，鯉魚潭工程處對其照顧自不在話下，斥資三億五

千萬苗山線道路拓寬工程，台電二話不說提撥了高額協助金，只因台電深諳村民對外交通的苦，台電聽見村民的心聲，展望未來，卓蘭電廠即將於今年度正式發電，預料將為社區帶來另一波生命的高峰。

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鯉魚潭工程處關懷鄉土，致力本地建設八年來從未間斷，村民對工程人員從拒絕到安心信任，彼此的隔閡減少，感情愈來愈深。

綠燈的村道小徑，耳目都要清明，呼吸都要舒緩下來；哪怕是最繁忙的遊子，偷得半日喘息，返轉鯉魚潭村探親訪友，

足、爬坡力強」的三陽一百變速機車，如「水利會巡查員」、像「農會特派專員」在鯉魚村各角勢不定時出沒。他往來鯉魚口、南片山、聖王崎下、雙坑溪和三欄、上山下、比村里總幹事的出勤上班更主動積極；訪查的民疾隱情，恐怕是一般記者也少有的客觀深入。

童石松先生的八名兒女皆已成家立業，嫁娶與工作都在外鄉。老而彌堅、精神矍鑠的童老先生，將區域性探訪村內老友的行程，列為每日作息的主力項目之一。他騎摩托車的英姿及與老友串連互動的頻率，不僅是他身體健康的指標，同時也不可視為「鯉魚潭村歷史的活見證」和「口述傳承」的活絡進行。

對故鄉給予謙遜的高度評價

二〇〇一年三月吉日良時，童石松老先生接連晨訪了聖王崎下嫩煌堂洪長海先生和鯉魚口清河堂張棟先生，做「超時空、全方位」的泡茶座談。

三位老人年齡相仿，來到鯉魚潭村落腳定居的年代，大約也在一九三〇年左右的少年時期。三位客家老人的生命經驗，會形成什麼共識？他們個別設定的人生價值，對鯉魚潭村的家族、人情、經濟、交通和新生代諸多變化，會有什麼探態的解讀？

三位老人對鯉魚潭村的居家環境或天候的滿意度，卻給予「謙遜、感恩又不容質疑」的高度評價：

「除了鯉魚口義里大橋那一帶有九降風，咱鯉魚村實在是個好所在，日影、雨水、溫度和風勢都剛剛好。山後的桃坪崎和西湖村，比較起來，就不太同款了。」

「住在鯉魚潭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什麼不好。村內沒市場、沒百貨店、沒麥當勞、沒醫生館，這有什麼關係？若有需要，駛車二十分鐘去了統統就有；不一定樣樣都設在門口，若太方便了，少不了吵吵鬧鬧。」
「鯉魚潭水庫完成後有什麼



影響？苗五十二線貫通了，去卓蘭、東勢、大湖只要二十分鐘，真利便。但卓蘭方向往來的砂石卡車日夜不歇，也比較吵一點，這些運匠怎樣打拚？冥牛也不歇！

「鯉魚潭村的鄉親，實在真古意、真樸實。在別地建水庫，又是結布條、丟雞蛋、撒冥紙和擋路抗議，咱鯉魚潭水庫興建，自頭到尾，都平靜順利。什麼「回饋」也沒講半句；水庫的民生用水和鯉魚潭村有什麼牽連也沒問；水壩那樣高，又在關刀山斷層上，有沒危險也沒人問半句。老實講，以咱鯉魚潭村民的勤儉習慣，買半箱雞蛋去什麼抗議，實在也丟不出手！」

一口餵飽六十幾人的灶

童石松老先生的往事憶舊裡，他格外推崇三櫃楊家為鯉魚潭村「持家、治家、齊家」的優良典型。

「六十幾人一口灶」的楊家，能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運

作幾十年，是楊家的大家長對子弟們公平的「有福同享」、公正的「賞罰分明」和公開的「產業管理」所致。

楊家長老對於家庭倫理的維繫，對宗教祭典的遵守，對家族成員生產力的提升，另加對客家八音和山歌傳唱的練習，讓楊氏大家族保有晴耕雨讀、和諧團結和守成與創業並進的門風。

「他們楊家男女老少總動員，下田工作的陣勢和對唱山歌的聲勢，實在好看又好聽；他們家人以六支擔桿挑來點心的場面，所有子弟蹲著田埂享用的好滋味，可以說是咱鯉魚潭村一個代表性的勝景。可惜，當時少有照相機，也沒人想到拍這樣的畫面，更沒想到這場景也會消失。那是多久以前的時代？沒多久，最多七十年前而已。」童先生說：「他們楊家每年過年，男人發送一疋白布，女人可得一疋藍布，好做新衫。墩仔腳或豐原的大型布店，用火車載布來，約好車班，楊家子弟就到過景山溪鐵

敵時代變遷所衍生的新教育、新行業、新價值的衝擊，分解為小家庭型態。

關刀、魚藤和鯉魚的風水地理

洪長海老先生的居家，在聖王崎下的陡坡半山腰上，論地勢，居高臨下，進可攻、退可守、坐北朝南的好地理之外，倒比較像個要塞據點或砲台高地。

聖王崎下的庄名，據傳和國姓爺鄭成功有密切關係；離此直線距離不到八公里的大甲鐵站山，也有一口與國姓爺鄭成功有關的劍井。事實上，鄭成功於一六六一年四月從金門料羅灣到台南鹿耳門、第二年五月，便以三十九歲壯年去世。他在台灣的十四個月又七天，始終不曾離開台南地區，但民間的諸多傳說和指證經歷的「國姓爺遺跡」，一時也說不清，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是否顯示國姓爺之受人愛戴，願以他行跡所至引以為榮？

國姓爺若在一六六一年至一六六二年間親臨鯉魚潭村崎下

庄，以他太學士出身的文學素養，肯定會看上鯉魚潭縱谷的秀麗山水，再以他二十三歲帶兵轉戰大江南北十六年的經驗，對於鯉魚潭村崎下莊的險要地勢，必然也會給予肯定，進而安心地在此山腰紮營住宿一晚。第二天清晨，鄭成功先生在熱情的鯉魚潭村民陪同下，溯走望晴谷，訪幽探勝，沿龍騰溪到達魚藤坪，他一定也會望見氣勢不凡的關刀山；同時也將鯉魚潭村拓墾史向前推進兩百年！

假若國姓爺鄭成功在鯉魚潭村各莊頭、各角勢走上一回，迎風涉水，觀察並沉思，憑他對地理勘輿的認識，當然也會看出二十一世紀的洪長海老先生及張棟老先生繼承傳說的地理風水。

洪長海老先生說：「風水地理都是天生的，請注意幾項物件：關刀、魚藤和鯉魚。魚藤能醉迷鯉魚，若有人舉關刀剖它一截半截，咱鯉魚村這尾鯉魚地頭就不好了。所以，咱庄頭的先賢前輩，趕緊在清光緒年間將庄頭

橋的漫長隧道外，鐵路陡坡旁等候，等布店送貨員「空投丟包」，將一疋疋新布在半空交貨。這款場面，實在驚險，趣味又精彩，接空投新布的腳手也不能失誤，沿山路陡坡扛搬回家的功夫之外，他們列隊唱山歌下山的隊伍，連山番和土匪也不太敢怎樣。」

這樣的超大型家庭，終究難

大名改做「鯉魚潭村」，一口潭總比一尾魚來得大，萬不意，魚藤要來放毒、潭水攪兩三下就給它稀釋了。」

張棟老先生完全不反對這睿智的看法：「後來，乾脆將魚藤坪改名龍騰，讓它不會傷害鯉魚潭村，污染鯉魚潭水。沒想到，名字一改，一九三五年的關刀山大地震，那麼全台第一勇的，由日本技師全程監工建造的鐵橋，竟然「龍騰」飛舞地崩裂了。這更奇怪了，那座關刀山，立在新竹境內，也沒人越界去動它，沒想去改它的山名，怎麼也作亂翻身，動得那麼厲害。不過，這樣也好，一個動一動，一個崩裂了，咱鯉魚潭村這尾鯉魚和潭水，多年來也平安無事，雖沒出什麼不得了的人物，有什麼出名的代誌，不過，總是平安無事嘛。」

「對啦！做人最大的福分就是「平安」、求平安、不必求添福壽啦！」三位耆老又一次有了人生共識。



左起童石松、洪長海、張棟三位耆老與中生代子弟童慶祥說古談今。(攝影/李 瀾)